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立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號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
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立四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
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
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
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技於手者謂有
餘故啼而齧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

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
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
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養

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
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
自得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
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
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
立四
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
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
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
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
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
義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
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
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
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
之類決性命而饗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
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

泣齧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
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平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立四

三

膠漆纏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
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
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
性以為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齟而去之猶仁人憂
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
裂其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良由仁義之迹
故得緣而爲僞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
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
屈折者禮樂之末响俞者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
豈有所待而爲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
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
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
反爲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
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
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克
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
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
嚴其迹以爲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
成性之迹遂以爲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
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
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
心也

碧虛註刊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
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爲
鈎繩珠玉圓方孰爲規矩松栢女蘿孰爲
膠漆連理合穗孰爲纏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
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
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
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
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立四

五

庸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
強去強去則為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
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
會饕養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
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

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
非人力所爲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
然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爲之譬故屈
折响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
圓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
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
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
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纏索自拘也離性
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泥執固束何以遊
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爲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爲見世之

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爲之不
出於安行是攬天下之患爲己憂者也
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
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齧

枝之謂與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
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
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
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器以虐天下
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五
四

六

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
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
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
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
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
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
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
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
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
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
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

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
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立四

七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
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故爲有爲
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
已或以癡瘖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鶉居
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
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
所遇者或時有癡瘖禿脛之變其迹則傷
世之迹也然揮斤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

癡癩而居形不擾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
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
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
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
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
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
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
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
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袖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婢爲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

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
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
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
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
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為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為
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
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糝
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
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
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消
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
為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
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為對而神與

立四

九

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
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
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
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己為天之小人
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

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

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

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

不能強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

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

貴信故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爲善
羊從大爲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
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
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旣彰迹不
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
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
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庸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

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
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
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
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
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五四

十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
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僞
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
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

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
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備而姦
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
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
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
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
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殉者爲非何
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
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
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

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
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
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
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
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
觀之

三

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廿

